

瓜 之 園

思
草
□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瓜之園 / 思草著. — 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4-08435-0

1. 瓜... II. 思... III. 瓜之園

IV. J59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2008) 第 049922 號

思草 著

瓜之園

作 者 思 草
出 版 行 陝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3 號 710003)

印 刷 西安西郊印刷工藝有限公司
開 本 850mm×1168mm 32 開 2.875 印張 3 插頁
字 數 190 千字
印 數 1-1000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224-08435-0
定 價 20.00 元
陝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瓜之园 / 思草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24 - 08432 - 0

I. 瓜… II. 思…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9655 号

瓜 之 园

作 者 思 草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8.87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8432 - 0

定 价 20.00 元

序言

□ 方英文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由文官治理的。官员们写诗作文，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我曾在某文里说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其实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文官的心灵史。其中的顶尖人物，从屈原到苏轼，再到距我们最近的郭沫若，不仅诗文一流，官也做得相当大。当然文学与官阶毕竟两码事，二者并不必然地决定文章之高下。另有一点需要我们看清：构成中国文学史的主流作家队伍，多半由县级官员组成，比如陶渊明杜甫郑板桥等等，名单长得很。这说明什么？说明县官位置之于文学创作的先天优越性：他上关朝廷，下系百姓，政风与民情朝夕熏染，始得以生成千秋文章。

但是“革命”以来，官员的称谓变成了“干部队伍”。这个巨变所产生的好处，那是自不待言的，它至少在形式上与下层民众相一致了；坏处却也大大的存在，因为它竟以风雅为耻事，“我老粗我光荣”，一直粗鄙了半个多世纪。好在中国文化的基因，那是非常强大的，你只能暂时地打压它羞辱它，却休想彻底根除它。如今社会裂变迅猛，官场中人身心憔悴，天天面对着大利大弊大风险，欲保清流举步维艰，索性浑浊又良心羁绊。于是不少的人，便把业余的心思，转移到文艺创作上来，以分流苦恼。我就接触过不少这样的

人，他们上至部长将军，下至村长乡长。说到文学艺术，他们无不眉飞色舞其乐陶陶。人，终究需要一个精神支撑，而文学艺术恰恰具有宗教的功能，它可以浇灌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感觉到生命还有别样广阔的意义。文艺拯救不了世界，但文艺可以拯救创作者自身。

答应为马锋钢先生写序，脑子就想到如上的题外话。其实也并不全是题外话。如果人以群分的话，那么马锋钢先生就可以约略与陶渊明杜甫郑板桥等等的人物，划在一个序列，虽然这种划分缺少某种严密性。翻阅他这部书稿，结论大致是，他写了一本“儒仕书”。“儒仕”二字，算我的生造，意思是他的文章始终忧乐于国计民生，身份又是一个官员。官阶呢，仰望之，青天大老爷；垂目之，绿豆芝麻官。

与马先生结交，算起来也有七八年了。感觉他真是个朋友，坦荡诚恳，没有架子，也从不装腔。我们各自有了新作，喜欢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对方，交流互进。记得他将刚写的反腐败的文章发给我，那文笔当然是很好的，所引史料与现实素材更是丰富又妥帖。但是后来见面，我仍不以为然地说他：就你的文章，能把腐败反了？腐败分子忙着搞腐败兼顾反腐败，根本没时间读你的文章呢。何况腐败分子都是高智商人，他比谁都清楚搞腐败是件丑恶的事；就算读到你的文章，他还可能嘲讽你“分析得不透彻嘛”。马锋钢先生呵呵一笑，无可奈何地说：“是呀，写这种文章没用呀。”可是过不了几天，他又连着给我发来一堆反腐败文章。如此犟劲儿，让人没了脾气。后来却理解了。他这个人哪，生来就是写“载道”文章的品种，不让他“处江湖之远，思庙堂之高”，不是与他为敌么！实际上这正是中国文章最可贵、最主流的传统，即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

所以我认为，马锋钢先生的这本书里，最有价值的文章，当属那些涉史及今的杂文随笔。他是爱读历史也懂得历史的，所以此类文字，也就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其次是他的，关于乡村成长背景的描述，其中尤以对“人民公社”时代的批判中不失温暖的往事记忆，勾起我的相似联想。这些文字，带着泥土的芬芳与朝露夕烟的湿润，苦涩又甜蜜。乡情故土，从他的笔端感恩地落到纸上，让人心动。他也是个多面手，并不一“儒”到底，还能用半文半白的聊斋笔法，创造出情节离奇、颇富内蕴的小说来。第三类文字属于游踪。说个老兄别生气的话，叫“公款游记”，尽管出游的名目叫“考察”“调研”，尽管作者自己也动辄调侃一番。我的书架上，码着不少这类书，领导馈赠的精装书。我也翻了翻，想：我没有这个条件环游世界，就不必纸上游了吧，不如看电视里的“世界各地”省心。“鸵鸟政策”有时也是不无益处的。倒是他的关于税务的文章，我竟然看了。我不懂啊，好奇又想长学问啊。借此透个底：作家其实并不总读文学，正如官员并不去读《宪法》一样。作家不读文学而写文学，官员不读《宪法》而依法治国，都是生活的奇妙之处。

顺便说一句，马锋钢先生还是个摄影家。其所拍风景，深浅得当柳暗花明，调子相当抒情，一看就想搬进去居住。这反映了拍摄者的内心世界，有一种美好的宁静，以及多才又雅致的品格。

粗浅的感想就这些，聊充序言罢。

2007年7月25日 采南台

文師直付書集，里詳本意的主次該著已，次月與迎視

以上的題外語。其實也并不是題外
 語。如果人以群分的話，那么馬錢鋼先生
 就可以列陶淵明杜甫鄭板橋等的人
 物，刻在一個序列。雖然這^種刻分缺少
 某種严密性，翻閱這部書行，終歸結
 論大致是，他寫了^本部《儒林外史》。儒林
 二字算我的生造，意思是他的文章始
 終懷繫於國計民生，身份又是一個官

方英文先生序言手迹

目 录

散文随笔

岁月留痕

怀念猪	(5)
往事	(12)
泥裹的馒头 (粮食的故事之一)	(19)
搜粮 (粮食的故事之二)	(21)
抓贼 (粮食的故事之三)	(25)
“麦面馍”的回忆 (粮食的故事之四)	(29)
秋天的梦	(32)
乡居	(37)
这个冬天不下雪	(40)
冷雨	(42)
那个年月的干部	(45)
自行车变奏曲	(50)
七月的早晨	(57)
悼念路遥	(58)
海天飘羽	(63)
拉萨夜雨	(63)

曲折的航程	(67)
澳洲的月亮 (澳大利亚印象之一)	(72)
杀猪宰羊论东西 (澳大利亚印象之二)	(75)
文明的震撼	(79)
加桑先生	(82)
游西湖	(85)
问道山西	(87)

街市乱弹

昆虫馆随想录	(93)
沙龙中风的启示	(101)
现在的时兴啊	(104)
人才难求	(109)
陪同的学问	(111)
牌场如梦	(116)
也说摆谱	(118)
交警不罚款做啥呀	(120)
快乐人生	(122)
工作就是开会	(126)

说古论今

关于人才的遐想	(133)
李善长的悲剧	(135)
关于腐败的理论	(137)
可怕的吴起	(143)

这个女人不简单	(145)
退化的商人	(147)
出身与机遇	(150)
杨陵、隋炀帝陵及其他	(151)
隋代皇帝有几个?	(155)

雨打芭蕉

第一次亲密接触 (马尔的故事之一)	(161)
要做奔驰“总裁” (马尔的故事之二)	(164)
这个世界谁怕谁 (马尔的故事之三)	(167)
幸福相守	(170)
小崔	(176)
球友和教练	(181)
真实的长霞	(183)
死后见报, 如何?	(188)
淡泊文学	(191)
舅父	(195)
蛋蛋哥	(198)

小 说

豆棚瓜架

守望瓜园	(205)
春喜之死	(219)
生产队长	(226)

老石 (232)

(741)

市井聊斋

旱烟锅的故事 (241)

狼犬(上) (249)

狼犬(下) (252)

唐僧取经 (254)

贾政办学 (258)

(161) (二) “慈恩” 配齐烟要

后 记 (271)

(171)

(176)

(181)

(181)

(181)

(181)

(181)

(181)

(181)

(181)

(181)

(181)

(181)

(181)

(181)

(181)

散文随笔。。。。。。。。

岁月留痕

海天飘羽

街市乱弹

说古论今

雨打芭蕉

岁月留痕

怀念猪

我家世代为农，据说祖上也曾出过大官，也许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不过，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只想着我的祖母那一代人。我的祖母精通农活，同时又善于治家，尤其会养猪，这技术传到我的母亲，然后又传到我的妻子，三代“单传”。可惜，到我妻子这一代，没能守得住，往后便失传了。

祖母生于清光绪十八年，她老人家养猪的年代多半在旧社会。那会儿我们家还有几亩薄田，有八九口人吃饭，因为这个，解放初定成分时，我们家才有“资格”定为富裕中农。

农家过日子吝啬，为了不浪费粮食，逮个小猪娃放在圈里。每日价下地回来捎带些青草，和着泔水喂养，渐渐地（差不多两三个月）小猪娃长大了，食量大增，很快成了架子猪，我们通常叫“克朗”，这时候要当肥猪喂养，就得下料，就是要增加精细一点的饲料。小麦麸皮、玉米渣渣、米糠、油渣、豆渣等等，都是上好的饲料。穷家小户人口少，粮食短，单靠残汤剩饭是养不起肥猪的，稍微大一点就得去集市上卖掉，多少赚几个钱，补贴家用，然后再买个小猪娃回来养，无论如何，猪圈是不能空的。

农民么，离不开猪的，虽然那是张口货，睁开眼睛便要吃要喝要拉要尿要人伺候，可是一家人要是没有猪呀鸡呀的做伴，院落会空荡荡的，人心里也是空空的，那日子过起来就没有了意思。

一头大肥猪，一顿要吃一大桶猪食。我小时候见过祖母喂猪的大木桶，高约四五尺，直径一尺，装满一桶食，差不多二三十斤重，一个小脚老太太要拎起来再走几十米着实不容易。我的可怜的老祖母，每日价一早一晚总是在同一时刻重复着同样的劳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她老人家在家主内，专管做饭喂猪，一大家人的饭食，一口大猪，还有一家人的缝补浆洗，都是她老人家的任务，直到有一天她老人家终于拎不动了，才叫我帮她抬着猪食桶，那会儿我才五六岁。

老人家辛苦一辈子，喂了一辈子猪，其实没见过真正的大肥猪。那会儿，社会不好，猪刚有点成色，脊梁杆子压起来稍稍有点软，差不多有一指膘，土匪就会来抢。所谓土匪，你看过贺绪林先生的土匪系列三部曲就会知道，其实他们中大多数原本是穷苦乡民，“穷则思变”，或者官逼民反。白天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少数骨干分子除外），一样下地干活，晚上便结伙四处打抢比较富裕的人家。土匪组织一般在各个村子里设有眼线，这些人往往是近亲近邻，知道底细（我们家就是因为一个亲戚的缘故而遭遇过一场杀掠，我的二祖父就是在那场打劫中被土匪用蘸了棉油的扫帚烧死的）。

“某某家的猪肥了！”——土匪接到情报，便选月黑风高夜，满脸抹了锅墨，拿个笊帚用红绸子包起来（这点装备对付孤儿寡母绰绰有余），直接破墙而入，抬上猪就跑。一家人光听见猪的凄厉叫声，谁也不敢出来看。第二天一打听，都知道是谁干的，只是不敢说破，反正猪已经进了人家肚子，何苦得罪乡邻！况且那年月，老实巴交的人家能惹得起这伙人吗！所以经常是猪没喂肥就杀了。那年我妻子喂了个二百多斤重的肥猪，给食品公司交售时，几个小伙子联手都抬不到架子车上，八十高龄的祖母见了，泪眼婆娑，惊叹不